

亞非人文科學會議紀實

許祖惇

(本文另有插圖刊第六頁)

兩伊齟齬日本接辦

「亞洲及北非人文科學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原稱「東方學者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為歐洲研究東方學術的學者們所發起，已有九十餘年的歷史，每隔三年召開一次，研究的範圍原以漢學為主，嗣後擴及印度、日本，晉而包括整個亞洲及北非。召開的地點過去多在西歐各國，巴黎舉行好幾次，後來在澳大利亞的首都康伯拉和美國密契根州安阿伯，也曾舉行。我國學者曾應邀出席的，據筆者所知，有黃大受、陳奇祿、李濟、宋晞、呂士朋、蘇瑩輝、翁同文等教授。第三十屆原定由伊朗主辦，因伊朗政局變動，嗣又發生與伊拉克的戰爭，以致遲遲不能召開。日本遂徵得亞洲及北非人文科學會議的評議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的同意，決定在一九八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日本東京召開，由日本學術會議、東方學會、日本中國學會、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和日本近東學會主辦，日本東方及亞洲學會聯合會、國際佛學學會、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國際聯合大學等學術機構

協辦，日本政府資助，籌備工作達三年之久，由三笠宮崇仁親王(即昭和天皇之堂弟)擔任總裁，山本達郎(日本印度史專家)教授擔任會長，高崎直道教授擔任秘書長。自一九八二年春季即開始邀請各國人文科學學者出席第卅一屆亞洲及北非人文科學會議。聞過去曾出席此會的學者照例是被邀請的；其他被邀請出席的，多半是各國學術機構所推薦的人文學者，也有一部份是由主辦國學術機構主動邀請的。

我國代表陣容堅強

第卅一屆亞洲及北非人文科學國際會議的籌備委員會從一九八二年夏季起，便開始發出邀請出席本屆會議的信件，我國人文學者接到邀請函的聽說有數十人，但是決定應邀出席的僅有：臺灣大學教授唐美君、林灝聰、葉阿月、翁蘇倩卿；東吳大學教授翁同文、許祖惇；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宋晞、宋越倫、釋曉雲法師、姚秀彥和講師張同瑩；東海大學教授呂士朋；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張存武、謝繼昌、石磊、莊英章；臺北師範專科學校教授陳道生；臺灣師範大學教授黃錦鉉、周何；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蘇瑩輝、副研究員蔡和璧；政治大學教授唐屹、邱德修；國立中央圖書

館編輯鄭樑生等。八三年八月十二日教育部曾召集上述各位座談，由政務次長李模主持。會中互推宋晞為我國出席本屆亞非人文科學會議代表團團長，唐美君為副團長，呂士朋為秘書。我們之中有幾位，係先赴美國或加拿大參加別的學術會議，然後再由美加前往日本；但是，大部份都在八三年八月廿九日或卅日，由臺北逕飛東京。筆者與翁同文、蘇瑩輝、宋晞諸教授，同乘卅日中華航空公司班機於下午二時許到達，下榻東京淡田町綠色飯店。

中會根首相親臨致詞

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二)八月卅一日上午我們同赴東京赤坂王子大飯店報到，每人領到一個皮袋，裏面放着籌備委員會印就的出席本屆會議的各國代表名冊，與每位代表論文題目和內容摘要，共四本。下午一時卅分在東京國立劇場舉行開幕典禮，所有來自全世界五十餘國的人文學者二千三百餘人，由會長山本達郎教授以英語致開幕詞，嗣由本屆會議總裁三笠宮崇仁親王及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先後以日語致歡迎詞。其他致詞的有墨西哥(上屆主辦國)駐日大使及英國哲學學會會長，最後由籌備委員會秘書長高崎直

中道作籌備工作的報告，下午二時卅分開幕典禮完畢。休息十分鐘後，在國立劇場表演日本傳統宮廷歌舞，招待各國出席人員，三時五十分結束。

下午四時卅分至六時卅分，在日本東京都市中心舉辦專題講演，由日本學術院院士坂本太郎博士和泰國錫爾帕康大學校長蘇伯達特那蒂斯親王擔任。是晚七時至八時卅分，由本屆會議總裁三笠宮崇仁親王在赤坂王子大飯店，以自助餐會招待全體出席人員和他們的眷屬，冠蓋雲集，釵光鬢影，人數約在三千餘人。酒菜豐盛，計有西式、日式和素菜三種。崇仁親王伉儷、山本達郎等並在餐廳入口與來賓一一握手，表示歡迎之意。

會議內容分三部份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本屆會議開始進行第一階段，至九月三日結束。九月四日各國代表乘火車前往京都，九月五日至七日下午在京都進行第二階段，並舉行開幕典禮。會議內容共分三部份：(一)分組會議，共分十九組。各組主題如下：第一組——現代化以前之都市；第二組——近東古代之君主政治與社會宗教傳統；第三組——佛教及印度文化在亞洲之傳播；第四組——東亞及東南亞之儒教及道教；第五組——回教的宗教運動；第六組——阿爾泰山各民族之歷史、文化與語言；第七組——東方與西方的文化與經濟關係——陸路與海路；第八組——東亞、南亞、東南亞貴重金屬與庫存貨幣之交易；第九組——傳統的科學與技術；第十組——文學傳統與其變化；第十一組——藝術品（包括建

築與手工藝品）上雕刻之原文與藝術品之關係；第十二組——音樂、舞蹈與戲劇之傳統及相互關係；第十三組——知識份子法律與政治中之任務；第十四組——經濟發展與文化衝突；第十五組——經濟學在亞洲與非洲研究中之地位；第十六組——東亞及東南亞各民族間語言及文化之關係；第十七組——東南亞民族史及認同問題；第十八組——亞洲的社會變遷與宗教；第十九組——亞洲及非洲政治過程中之戲劇性。(二)研討會：(甲)研究趨勢、研究方法與未來計劃，其中又分為：1. 考古學中考定年代的技巧；2. 考古學的新發現與研究；3. 龜甲、銅器與竹簡上之文字；4. 敦煌與吐番研究；5. 南亞與東南亞之金石文學；6. 亞洲及非洲研究之電腦化；(乙)日本的社會文化傳統，其中又分為：1. 神道；2. 武士道。(三)座談會：來源資料之交換、出版物與學術機構。籌備委員會規定：各國出席代表須為人文學者，必須提出有關各組主題之專門論文，以英文或法文撰寫，但以英文為宜。凡有意出席本屆會議者，應於一九八三年五月底以前，先將所提論文撰一摘要寄交秘書長，以憑審核。經專家審核後，認為確具學術價值者，秘書長方同意由撰寫論文之學者在會中宣讀。宣讀後由同組出席人士提出問題，由撰寫論文者逐一作答。依籌備委員會規定，討論須用英語，因為歷屆會議都是如此。

宣讀論文各展所長

出席本屆會議的人文學者雖有二千三百餘人，但用英文撰寫論文並經秘書長同意宣讀的只有

六百餘篇；其他用本國文字撰寫的論文可在會場散發，但不得宣讀。討論本規定用英語，但有若干出席人員根本不能講英語，因而要求以本國語發言。各組召集人或主席多半同意，由同組其他出席人為他翻譯。我國出席本屆會議的人文學者，有的專攻文史；有的研究佛學；有的研究民族學和人類學；有的擅長邊疆民族的文化；有的擅長考古學；人材薈萃；而所撰論文均用英文，符合規定，且富學術價值。但是，各人就其所長，參加的組別不同。筆者研究西洋文學，在臺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先後任教廿年，在東吳大學也已超過十年。這次是參加第十組——文學的傳統與其變化。我的論文題目是：「The Impact of the West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譯中文為：「西方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的影響」)全文約七千餘字，沒到東京以前，曾將我的論文摘要以三百餘字撰成，寄請本屆會議的秘書長審查，七月間接到他的回信，表示歡迎在第十組會議中由我宣讀；可是，他沒有告訴我：每個人宣讀論文和討論有時間的限制。八月卅一日向秘書處報到以後，從第十組的議程中，見每一位學者宣讀論文和全組討論的時間只有三十分鐘。我在臺北曾先試讀論文，計需時一小時十分鐘。現在給我——所有出席學者——都是三十分鐘，時間過短，這是許多學者們一致抱怨的。不得已，我只好連夜將次要的部份刪去，將論文濃縮為四千字左右。九月二日下午一時三十分第十組開會，由我宣讀論文，費時三十七分鐘，博得全組出席人員的掌聲。旋有各國代表提出七個問題，

都由我一一以英語答覆。其中有一位中國人，不知道是否來自中國大陸？他說：「我不能講英語，可以用中國國語問一個問題嗎？」我請那次的召集人——日本學者 Yaita 教授裁決。召集人同意後，由我為他譯成英語，然後再以英語回答，討論時間約計二十分鐘。超過時間約計廿七分鐘，雖經計時人員一再按鈴，召集人都沒有干涉，總算給我一些禮遇。

京都美景樂不思蜀

本屆會議的前半部在九月三日下午六時許全部結束。九月四日上午所有出席人員搭乘高速火車前往京都。五日上午九時起，在京都郊區國際會議廳繼續舉行各組會議、研討會與座談會。在東京開會時，地點稍嫌分散。赤坂王子大飯店雖然是東京的最大飯店之一，樓高四十餘層，可是大部份都是供旅客住宿的房間，能够用作會議室的地方不多，因此，秘書處又借用了日本尚智大學 (Sophia University) 的若干教室。出席會議的各國學者分居東京各旅館，每天都要僱計程車前往開會地點，會後又僱車各返旅館，所費不貲。在京都，由于國際會議廳是一幢宏偉的建築，而且除了大禮堂可以容納二三千人集會外，中小型的會議室很多，另有餐廳、休息室等，設備完善，各組都能集中在這裏開會，每日並有交通車往各旅館接送，十分方便。廳外有廣袤的花園，花木扶疏，池水清澈，頗具園林之勝，徜徉其間，把會議的辛勞都忘却了。

驪歌初唱賓主盡歡

九月七日下午二時，本屆會議的閉幕典禮在國際會議廳的大禮堂舉行，到有二千餘人。總裁三笠宮崇仁親王先以日語致閉幕詞，最後以英語表示感謝全世界五十餘國的人文學者出席，並祝大家健康。接着會長山本達郎教授以英語致詞，表示本屆會議出席者極為踴躍，論文均具學術價值，會後當即整理付印，預計一九八四年三月底可將本屆會議錄印就，分別寄送各出席學者及各國學術機構。此外，他宣佈爭取主辦下屆——即第三十二屆會議的國家，計有加拿大、泰國和西德三國，經過評議委員會審慎的討論，決議由西德主辦。又本會的名稱由于字數過多，經評議委員會決議改為：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亞洲及北非研究國際會議)。接着由西德首席代表宣佈：下屆會議將在一九八六年八月或九月在德國漢堡舉行，歡迎本屆出席之各國學者前往參加。閉幕典禮在三時四十分結束。四時在國際會議廳的餐廳舉行惜別宴，仍由崇仁親王親自在場主持，酒菜也很豐盛，賓主盡歡之餘，不免有些離情別緒。九月八日各國代表紛紛返回東京，搭乘飛機回國，也有一部份在京都遊覽名勝緩作歸計的。

共黨統戰黔驢技窮

綜觀本屆會議集合五十餘國的人文學者二千三百餘人，連續六天的宣讀論文並討論，闊揚學

術，深具價值！共產國家如蘇聯、中共和東歐各國也有代表參加；但是，由于主辦國——日本——和一般出席的學者們強調學術性而不談政治，是以共產國家的代表們縱欲從事統戰，也沒有施展伎倆的機會。主辦國在東京和京都的會場一概不懸掛各國的國旗，連日本的國旗也沒有在屋頂出現。日本爲了主辦本屆會議，籌備三年，動員日本好幾個學術機構，並由日本交通公社 (Japan Travel Bureau) 負責安排所有出席人員和眷屬們的預訂旅館、觀光旅行、購置機票和運輸行李等，辦事週到，秩然有序。可是，有一位日本教授在閒談時說：「我們雖然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大的勁，來辦理這次的會，却仍然聽見許多人抱怨。」我問他：「他們怨什麼？」「他們怨：日本的物價高，來的人錢用得更多。」我不便表示什麼，只對他微笑了一下。

時限勿迫美中不足

據過去幾次出席亞非人文科學會議的人說：「以往多半是借一所大學舉辦。暑假期間，把學生的宿舍整理清潔，供出席人員居住；每天在學校餐廳供應膳食，有的免費；有的收費低廉。學校的禮堂和教室借用爲開會的地點，爲出席人員節省了宿費和交通費。這樣，主辦國和出席人員大家都很節省。」日本這次主辦亞非人文科學會議，一切很有效率；可是沒有顧慮到出席人員的財務負擔。對於宣讀論文和討論時間，太過匆迫，僅僅給予三十分鐘，未免過短，這倒是今後主辦國也應該改善的。(完)